



自在言

陈煜

武吉知马校区

在谷歌地图上反复缩放地看着武吉知马校区，尽管岁月更替人世流转，这里依然为植物园所温柔环抱，有着远离尘嚣的那份矜贵。

国大开学了，中国的学校也放假了，拜社交媒体所赐，慕名前来国大参观的学生蜂拥而至，这样的热度让校方颇伤脑筋，一方面希望国际生源多多人材旺旺，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管控以确保正常的教学秩序。这学期没有被安排到大学城授课，免去不必要的烦恼，坐在设计与工程学院的零能耗教室里，连日细雨缠绵，旋转的吊扇下凉风习习，在屏幕上投映出校园图片，探讨大学校园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可能性，理想与现实之间是参不透的变数……

在国大的四个校区中，目前最受追捧的是大学城（UTown），是2011年启用的新校区，与主校区肯特岗（Kent Ridge）隔着一条快速公路，谁能想到十年过后成了热门打卡之地。大学城集合了教学、科研与生活设施，加上各种服务配套，还有不少出片的雕塑背景，难怪Z世代喜欢。对于长期在肯特岗学习工作的我，这个1970年代兴建的校区，虽然沿着山坡布置的教学楼不断被换上新装，有些建筑被拆除重建，枝繁叶茂的雨树守住了我的菁菁校园。

尽管肯特岗校区是我的最爱，必须承认最有历史感的是武吉知马校区——成立于1928年的莱佛士学院（Raffles College），也是国大的前身之一。1981年国大迁入肯特岗校区后，这里一度为其他教育机构所使用，2005年重回国大作为武吉知马校区，设有法学院、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，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机构。大规模的保护性改造再利用，赢得2007年市区重建局的历史建筑修复保育工程奖



国大武吉知马校区内庭院。（陈煜摄）

（Architectural Heritage Awards），2009年该址被评定为国家古迹。巧合的是，我在2006年加入设在武吉知马校区的亚洲研究院担任博士后，2009年入职建筑系担任助理教授，偶尔也会到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讲课，正是历史建筑修复后最好的状态——红瓦白墙绿地的赤道英伦学院风情。

莱佛士学院的倡建是1918年提出的，当时筹备庆祝新加坡开埠100周年，决定在海峡殖民地成立一所提供人文与科学高等教育的学府，得到本地社群的热烈响应，民间捐款数量是华人与欧洲人大致持平，为华社争光的头家之一是印尼糖王黄仲涵。1919年底他即表示愿意捐出15万海峡元，条件是用以兴建作为庆典、接待、授课、颁奖的大楼，且须以他的名字命名。遗憾的是，1924年黄仲涵骤世，没能亲眼得见建筑落成，所幸的是，他的捐款意愿得以执行，莱佛士学院主入口的建筑便是“黄仲涵楼”。

为了兴建莱佛士学院，1922年在英联邦举行建筑竞赛，两位英国建筑师

Cyril A. Farey与Graham R. Dawbarn的设计方案胜出，采用英国传统的学院布局，建筑群坐西南面东北，有着清晰的中轴线，沿着山坡形成高低两处长方形庭院，周围布置教学与宿舍楼，面向中庭一侧的底层设有连续圆拱柱廊，对流通风的高大窗户，铺设马赛瓦的高陡四坡屋顶，有着古典向现代转变的简洁立面，被认为是适应热带气候的设计。

莱佛士学院建成初期，黄仲涵楼是中轴线上第一栋建筑，第二栋是分隔两个庭院的建筑，以犹太裔爵士

Manasseh Meyer命名，坡屋顶正中有塔状凸起，两端则改为穹顶，第三栋则是隔着庭院与之相望的余东璇楼，设在这个庭院南侧的是联邦楼。莱佛士学院没有一步到位完成建设，二战后陆续增建教学楼、图书馆、科学馆等，最终将两个庭院围合起来。后来为了增加使用面积，黄仲涵楼被拆除重建，虽然建筑换了式样，入口雨棚上依然镌刻着他的名字，科学馆也拆除重建成塔楼，是校区的竖向标志性建筑。

几周前在槟城与拿督斯里林苍吉聊天，他曾短暂地在新加坡求学，正值马来亚大学成立之际，随后前往英国曼切斯特修读建筑学，脑海中闪过莱佛士学院，好奇地问他：“是不是在武吉知马校园？”他略微停顿了一下，答曰：“是。”接着问他：“初抵英国读书有文化上的冲击吗？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“没有！”如今大学成了大家的学校，很难想象英国殖民时代本地大学提供的精英教育。在谷歌地图上反复缩放地看着武吉知马校区，尽管岁月更替人世流转，这里依然为植物园所温柔环抱，有着远离尘嚣的那份矜贵。